黑 水 党 新 探

师　　宁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浙江东南沿海的黑水党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旗帜。但是，中外的一些学者，却一直怀疑黑水党及其斗争事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甚至根本否认黑水党的存在。

不久前，浙江嘉兴发现一份手抄本小册子《黑水党抗英纪闻》，作者求我山人。这是目前见到的唯一比较全面地记述黑水党斗争事迹的专著。①它对黑水党及其领袖徐保提出了新的材料和论断。

本文试根据此书及其他资料对黑水党作新的探索，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黑水党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黑水党是鸦片战争前浙江东南地区阶级斗争的产物。

清代乾、嘉以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益其贫”，②“田之归于富户大抵十之五六，初期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③浙江东南地区的农民、渔民和盐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鸦片战争前一年，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写道：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④

龚自珍所说的“东南涕泪多”是江浙地区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浙江东南地区农民的生活，是一副血泪斑斑的图画：

“天台连年荒歉，今岁幸获有秋。二月丝而五月谷，久已寅虚卯抵。穷人仍然十室九空，元气未复。所以，一切租债，迫切难偿……，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拨门，抢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私家，百般吊打”⑤

广大盐民则象盐卤一样在统治者的铁锅中受煎熬。当时镇海一带有一首描写盐民悲惨生活的《鬻海歌》说：

“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

称入官中得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

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⑥

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及各级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当时，浙江肖山士绅鲁娴仙指出：

“县官俘征又倍曩昔矣，……酷吏违例，待民如盗矣，剥民以媚上，营求美缺，仓空库竭，官囊独充矣，……科派差徭，民不堪命矣，修城浚河，勒捐强派，十室九空，民无上富矣。……米价日增，民无宿饱，怨咨愁苦，各生乱心”。⑦

在这种残酷剥削压迫下，广大渔民、盐民、农民、樵夫已经没有活路，“懦者则徙沟壑，黠者流为盗贼”。⑧浙江东南人民，除了死在路旁的沟壑里，就只能或者上四明山为“匪”，或者下海为“盗”。这就是黑水党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黑水党抗英纪闻》（以下简称《纪闻》）正是这样描述黑水党的形成：

“前清中叶，国势日衰，内政腐败，贪官污吏，劣商豪绅，鱼肉乡民，层出不穷。吾浙鄞县滨海一带，地瘠民贫，穷而无告，艰于存活，以是铤而走险，流为盗匪者，所在多有，而浙东舟山洋面，水屿罗布，港湾曲折，遂为盗薮。”

关于徐保等个人历史，过去的史籍绝少记载。《纪闻》第一次叙述了徐保的成长史：“徐保者，鄞县山区之樵子也。年事方壮，父母双亡，家徒四壁。以其身驱魁梧，膂力过人，故担采之余，则从事狩猎，每有所获，则负归，啇于众。众人德之。又好抱不平，有负屈往诉者，则忿然引为已事。以是得罪豪绅，被缉而出走，发愤而下海投匪，遂为海盗之杰。同伙以其英勇出众，胸无私曲，交相推爱。不数年，则为大众推为首领，”

关于黑水党其他领袖，如张小天、钱大才、李源即有士等的个人历史，史籍记载虽少。但贝青乔的《咄咄吟》曾提到张小虎和李源是“积匪猾贼”的首领和乡勇头目，是从温台一带招募来的。董沛纂的《明州系年录》和《鄞县志》，张小虎作张小火。温州方言，“虎”与“火”读音相同。据此可证，他可能是温州地区人。关于钱大才，刘韻珂1842年3月5日的奏折说：“勇目钱久才、钱大才纵过夷船，……钱大才亦生擒黑夷一名，各回本船”。⑨《黑水英魂》一文说，钱大才是慈溪人。总之无论官方记载，还是私家著述，都说明徐保、张小火、李源、钱大才等是被迫走上反抗道路的黑水党首领。

二、黑水党的性质

根据上述材料，黑水党是失去谋生手段而又不甘于饿死沟壑的渔民、农民、樵夫、盐民所组成的自发性反封建的武装。他们在海上流动，以劫夺为谋生手段。据《纪闻》说，自从徐保加入以后，黑水党的性质有了变化：

“徐保即率群盗，遂与约，以劫富济贫为宗旨，戒杀伤，戒离群。嗣后，投奔徐保者愈趋愈众，聚有健儿三百余名。”

从打家劫舍，即从一般地劫夺财物到“劫富济贫”，即把斗争指向豪门巨室，这是政治斗争水平的很大提高。一般地劫夺财物，势必侵犯普通群众的利益。劫富济贫则把打击目标集中于一小撮富豪。故以劫富济贫为宗旨后，投奔者便愈益众多。当地有一歌谣：

“徐保大哥是英雄，义旗一举众人跟。
见了穷人分钱粮，碰到赃官要他命。”⑩

黑水党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呢？《纪闻》认为“服色尚黑，因名黑水党”。现在有的同志也这样解释。此说恐未妥。黑水党系从黑水洋一名而来。我国东南沿海的深水洋，因为水黑浪险，故称黑水洋，“海盗”为躲避官军的追剿，常常避入深水洋，官军畏险恶不敢去。黑水洋实际上是“海盗”反抗清军的斗争根据地，“黑水党”由此而得名。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开始在我国东南沿海从事鸦片走私贸易，黑水党即把斗争集中于赃官和奸商。此时的反奸商有新的内容。“奸商”实际上是指勾结外国侵略者的走私贩毒的买办，即那些充当夷人买办竞尚繁华宫室饮食之费动“辄数十万金”⑪的买办大商人和那

些“坐拥厚资、垄断左右”⑫的逐利之徒。《纪闻》记当时的一首民谣说：

“黑水党，金刀枪，单杀赃官和奸商。

黑水党，银刀枪，刀杀洋鬼子，枪杀害民官。

小渔船，鱼满舱，满舱鱼儿献黑党，献给黑党充军粮。”

把奸商和赃官、洋鬼子和害民官并提，说明黑水党随着国内矛盾性质的变化，在反对本国封建政府的同时，自发地反对外国侵略者。

19世纪40年代，英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大众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此时黑水党斗争的矛头也指向了英国侵略者。《纪闻》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正派遣舰队向广东沿海进袭。徐保得此消息，与众议，以失身为盗贼原非得已，今兹国难方殷，正男儿报国之机也。”从此，黑水党发展成为一支反对英国侵略的民族革命武装组织。

三、在舟山前线的英勇战斗

英国侵略军侵占定海期间，大肆烧杀抢掠，面对侵略暴行，黑水党健儿奋起战斗于抗英斗争的前线。

《纪闻》说：“（英军）舰队突向舟山群岛进航……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率部驰赴定海抵抗。然而列阵未定，英军已达，……葛、王、郑三总兵竟同日为国殉躯。……其时，徐保领导之黑水党亟行部署迎敌，当夜出队，袭击英军。英军在定海安营未定，加以地形不熟，以是歼敌颇众，并夺回葛云飞将军之遗体，运回海岛，香棺盛殓。次日。则由徐保亲自护送至镇海安葬，”

上面所述，和事实可能有些出入，但大致是对的。关于徐保等夺回葛云飞尸体一事，记载很多，影响最大的是葛以简等为其父作的《葛壮节公年谱》：

“是日（1841年10月1日）夜二鼓，定海义勇徐保，绰号大白板，以逆在城内欢饮，土城寂无人，欲求府君尸偏土城，僵尸满路皆是。土城尽，至竹山门山脚，见府君一人，……遂曰：果我大人也。……起负之，则动且轻甚。遂疾走五十里，抵其家，时已四更矣。仓猝中，以草帘蒲席等物杂裹府君尸，连夜觅船内渡。……十八日辰刻，该勇见裕公，述其事，裕公赏给六品顶戴，赐银五百两。”⑬

葛以简在年谱的跋中，还特别提及，其父“被难情事，则得之生还之部曲及义勇徐保等口述。”此事从周宜亭给裕谦的“条陈”中，也可得到证实。周向裕谦建议，招募“熟悉水性，勇往敢死之士”火攻英船，并说：“其敢死之士，如前日送出两镇尸身之徐姓，即可令其为首招募。”⑭

周宜亭原系裕谦部属，向裕谦上“条陈”时在1841年10月9日，即在徐保送葛云飞尸来镇海大营的第七天。“条陈”中说的“前日送出两镇尸之徐姓”，自然是指徐保。“条陈”比《葛云飞年谱》写作时间早两年多，是第一个官方述及徐保事迹者。

从葛以简的《年谱》以后，凡记述葛云飞事迹的，如王拯的《葛壮节公墓志铭》、邵懿辰的《葛壮节公墓表》、张世庆的《葛云飞传》、夏燮的《中西记事》、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以及《镇海县志》、《定海直隶厅志》、《绍兴县志》等，都提到了徐保。

葛以简虽没有提到黑水党，但他称徐保是“义勇”。义勇在当时是有特定含义的。李湘

荼在《招抚海盗议》中说："招抚海盗，以贼攻贼"，"择（海盗之）魁健者为统领,取狙诈者为耳目，另立一营于额外，给以口粮之需，宠以义勇之号。"⑮"义勇"是对被官府招募的"海盗"的称谓。

另外，俞樾等纂的《镇海县志》亦记：

"（裕谦）乃募水勇团练乡民，仓惶措置之，中有定海义民徐福兄弟，负葛、郑两总兵残尸来营。"徐福即徐保之误。上述材料，可以确证以徐保为首的黑水党及其进行的抗英斗争，是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

黑水党水勇们给侵略者的打击是很沉重的，英军非常害怕。伊里布同英军头目谈判时，英军头目就曾逼他出告示："中国兵民不行扰害英夷。"⑯所谓兵，即指官军，"民"即指义勇（黑水党）、水勇，渔户等。

四、在宁波城乡水陆建立的奇勋

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侵占定海并占领镇海、宁波后，清政府被迫利用黑水党进行抗英斗争。黑水党乃奔赴宁波城乡，谱写了威武雄壮的抗英斗争新史篇。

清政府对黑水党态度的改变，由镇压变为利用，主要原因是：

一，外国侵略者不仅占领了宁波周围广大地区，而且威胁了省城杭州和我国中部腹地镇江、南京；二、黑水党在抗英斗争中立了奇功，群众寄希望于他们，要求承认黑水党的抗英斗争；三、清军极端腐败，已全线崩溃。

因此，奕经也派人去招募"积匪猾贼"黑水党。当时在奕经大营工作的杰出爱国诗人贝青乔有诗专记其事：

"相州一溃不能军，梁上何妨恃此君；
日见和门来献馘，羡他狗盗策奇勋。"

贝自注："自张应云进剿失利后，……大僚皆主和议，将军心非之，而又无以善其策，于是用暗袭之法，特饬典史彭瑜赴温、台等处，访召积匪猾贼张小虎、李源即有士等三百六十二人,名为梁勇,使昼夜往劫之。初，英夷陷宁城，或居府学，或居道署，而夷酋郭士立等，皆以故绅吴鉴堂为巢窟。梁勇入窃其器械首级，往往夜半惊起，自相扰乱。及夷酋璞鼎查之亲随沈咕为梁勇所刺，而其党遂不安于城矣。三月廿七日，果起程他往。"⑰

贝青乔说的"梁勇"、"狗盗"、"积匪猾贼"，张小虎、李源等362人,就是黑水党。黑水党是他们自己的称号。从统治者看来，他们是"积匪猾贼"。统治者不愿承认其原来称号，故以"梁勇"名之。梁勇者，即梁上君子，盗贼之美称也。贝青乔是很同情并肯定黑水党的，"羡他狗盗策奇勋"，反映了贝的政治态度。

根据贝青乔所说，黑水党可能是由徐保、钱大才和张小火、李源两部分构成的。徐保、钱大才原活动于宁波、定海一带海上，而张小火、李源原活动于温州、台州一带沿海。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与清政府联合抗英。贝青乔曾入宁波城侦察敌情，所作《咄咄吟》充满爱国爱民的热情，有史诗之誉，所记皆军旅中直接听睹所及。

黑水党在宁波一带用埋伏、偷袭和夜间杀人放火等方法，从陆地、港汊打击敌人。

宁波爱国士绅徐时栋曾写了《谕头记》一文，生动地记述黑水党徐保等在宁波城中袭击英军的事迹：

“逾城穴隙，日昏暮，遍府中无非偷者。洋人之据府城也，夜必巡街巷，两洋人先后行，方磔格语笑，后者忽无声，回视之，已失头而仆。前者大骇，僵立若槁木。俄顷又失其头。偷儿或著夷衣冠，持竹仗，橐橐然曳乌皮屐以来，夷人近与语，遽刺杀之。其生致之也，则以布自后扣其颈，使不得鸣，而绞布两端，负而趋至幽僻，箍口置诸橐，捆之以缒出城。……群偷数十，各以长藤为环，暗然候城外，闻城上巡者过，为怪声惊之。夷倚堞俯视，遽以藤环钩其头而坠。即坠，塞口中以物而反缚之，而候之如初。城上夷谓坠者误失足，且闻其颠蹶，皆伸头下视，思援之，又尽为偷者所钩致。……凡城内外之以窃鬼头者，竟日益盛，计日益巧，所获日益众。。其奇策秘术，人莫得而详也。……此时夷酋虽防护甚谨，不可得，而心常惕惕，每日夕，即觳觫自惊，且日而以失首报者恒数十，或多至百余。白鬼出逻，往往晓不归，其黑鬼无名籍者，至不可计算。由是大惧，尽率其属登舟而去之。”⑱

此文，人誉为奇文。阿英同志“允推为杰作”。⑲当然，其中不免有些艺术性的夸张之词，但徐保等在宁波一带与侵略者作了英勇的富有传奇性的斗争是事实。富有正义感的宁波士绅董沛（进士出身）在《明州系年录》及《鄞县志》中也说：

“保等出奇计，四散隐伏，两月之中，擒斩数百（语详《偷头计》），英人大恐，遂弃郡城。”

侵略者也承认黑水党的暗袭可怕。1841年一个汉奸交代：英国人说，“如今常常暗算，实在可怕”。⑳

参加对宁波、镇海侵略战争的英军军官宾汉说：

“负责火轮的军官不小心，竟被三个中国人所说服，陪着他们到不远的几所房子里去。他有两名非战斗员相随。但是前进了不很远，他被四、五十个中国人所袭击，经过极度奋力抵抗之后，他被击败。次日上午，在一个池塘中发现他的没有头的躯体。……一名非战斗员逃脱，另一名似乎是以俘虏被带走。”㉑

侵略军头目害怕受袭击，防护非常严密。但是黑水党首领张小火却在魔窟里绑架了英军宁波城“巡捕总头”、汉奸头子应得倡。应得倡供认说：“近来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无首，不知何人杀死。夷人夜夜防范，甚为严密。”㉒

黑水党同时又从河湾港汊袭击敌人。董沛的《明州系年录》说：

“宁波有剧贼曰黑水党，逾越墙屋，趫捷如飞，而徐保、张小火、钱大才等为之魁。……舒恭受言于大帅，令保等选其党六十人，分伏郡城，并于江中置八桨快艇，伺英人出，狙击之。”㉓

水上的偷袭，侵略军同样感到畏惧。侵略军“谦逊”号司令宾汉供称：

“我们占据宁波的后半期，一种拐骗我们军队的风气已经很盛行了。被拐走的人有四十二名之多。”“可以说一说摩底士底号的一个水手的事件。……就在中午，他从这里被拐走。发生这事的前几天，摩底士底号的一只小船捞起一个飘在江中的第五十五团的兵士的尸体，头和左臂被砍掉。……可以再说一件：一只中国小船经过宁波的西水门，触着波堤，因之船旁的一部分滑窗被撞内陷。由于这次天意之助，吃了惊的哨兵发现一个被绑缚着、口中塞着东西的英国人。船夫试图逃走，然而幸而被捕获了。借着他的情报，捉到几支曾经从事这种穷凶极恶行业的人。有一个积极的家伙确实曾架走过十五个人。”㉔

《纪闻》在记述黑水党在宁波的战绩时称：

“黑水党众，遂在徐保率领之下，潜奔宁波府郊……。徐保所用战策，是水陆游击，双

管齐下，乃精挑善于技击之徒党七十余员，分作四队，潜隐城郊，分居村野，饮食起居与农户俱。随身武器，各备短剑一，别无他物。日间则参杂田间，伪为庸者，省视敌之营垒、岗哨，以及军情动态；夜则集队驰袭，以毁岗为主，名为杀哨。……又备有八桨箭船多艘，游弋于甬江水面，其快如飞，可追汽轮，小巧玲珑，进退自如。以此阻击英军与海上军队之交通，殊有成效。……使敌寇防不胜防，恐惶日甚。此英将璞鼎查率军引退之主因也，实非朝廷乞降之结果也。”

这里有一个问题：英军退出宁波是否由于惧怕黑水党的袭击？贝青乔、徐时栋、董沛及庄景仲等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就是两入军机的帝师翁同和也是这样看的。他说：“奕经为扬威将军……，比至浙，师溃于金鸡岭，大军顿浙东，募健儿，夜窃夷人首，以是论捷。”㉕可见，奕经“师溃”抗英斗争则主要靠黑水党等人民群众。但左舜生、蒋廷黻、陈恭禄等却予以否定。我们认为，在当时“苍生痛哭群夷笑，到处何曾有战场？”㉖的情况下，黑水党实际成了浙江前线反英斗争的唯一枪声。黑水党的水陆游击作战方法是当时唯一能克敌制胜的方法。恩格斯指出：中国人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的作战方法，“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这是反对侵略的“唯一武器”。㉗从侵略者头目懿律、马礼逊及宾汉等的言行中，也可以看出，对这种自发的朴素的人民游击战争，侵略者非常害怕。所以他们急于想迫使中国当局投降，以结束战争。退出宁波北上，就是以这一目的出发的。故徐时栋等说：英人去郡城是“偷儿夜窃鬼头之力”是有道理的。㉘但是，如果说英军弃郡城是被黑水党打败了，则有片面性。

五、历史的颠倒，历史的悲剧

清政府为了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妥协投降不惜把抗英健儿作为祭祀卖国投降黑旗的牺牲品。抗英斗争中建立奇勋的黑水党，成了和戎将相们媚敌俎鼎中的羹肉。这是使苍天变色的碧海沉冤。

这幕历史悲剧，统治者竭力掩盖，史家也大都避而不谈。惟有贝青乔在《咄咄吟》中满腹悲愤地说：

“铁错何堪铸六州，谇传新令下江头；
早知杀贼翻加罪，误抱雄心赴国仇！”

自注：“浙抚刘韻珂持和议，兵败后，将军亦以其议为是，凡事必咨商而后行。初，将军进兵时悬赏格于军门，有能生擒夷首璞鼎查者，赏银一万两，其余无名白夷二百两，黑夷一百两乡勇贪得银，往往设法缚致之。而韻珂恐多费赏银，将吏无以为贿和之资，遂勒令乡勇呈缴器械，逐回原籍；并欲修好于英夷，与将军会衔出示，中有‘无知之人，擅杀夷商’等语。”

镇压抗英群众的命令来自道光皇帝，魏源也曾透露：

“上复命宗室尚书耆英为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与参赞齐慎赴浙，降旨不许进兵，并不许擅斩零夷，有兵勇杀一黑白夷，即行正法，并官弁之罪。”㉙

184年3月31日，道光下谕旨给奕经：“其前此雇觅壮勇，现议遣散。惟此辈多无业游民，岂能安归乡里？著奕经等……妥为弹压”㉚所谓“前此雇觅壮勇”就是指奕经派员到温、台及定海等处雇觅来的张小虎、李源、徐保等。

《南京条约》签订后，镇压壮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紧进行。1842年10月11日，道光皇帝又谕军机大臣："其招募乡勇，亦著（奕经）次第遣散，仍严饬带兵员弁及沿途地方官妥为弹压"。㉛奕经对此非常积极。他先后奏报说："所募水勇即系定、镇各岛居民"，"业于九月初十日，经文蔚札饬妥为弹压"，"军火器械，一概收缴"。㉜

然而，道光对奕经的镇压措施仍不满意，1842年11月13日再下了一道要残酷镇压的谕旨：

"据奕经奏，撤兵归伍，并查办汉奸，分别递籍保释各等语。……此等莠民，若不许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㉝

《纪闻》是所有鸦片战争史论中，最早揭出黑水党遭受镇压这一历史悲剧的：

"其时，清廷昏聩，……在南京与英国代表进行辱国求和，对宁波前敌英国窘窘之捷，闻之淡如也。嗣后，负责守土之督抚大员，军府将佐，却冒顶战功，纷纷具奏以闻，各蒙奖勉。惟独黑水党众，殊功不奖，复遭摈弃。待宁波知府回任，官制重上轨道，且密拟捕杀黑水党徒，以其海盗故也。幸徐保等风闻其事，及早提防，得以乘夜遁归海邦，仍然止于劫富济贫。英雄事迹，遂淹没于天水之间，悲也夫！"

徐保的命运究竟怎样呢？他能"遁归海邦"吗？恐怕不能。

贝青乔说过这样一个情况：奕经攻宁波溃败后，有人说，失败是由于汉奸泄漏军机。于是奕经取显有从逆实迹者五人戮之。五人中，有一人名叫"徐胜，即大薄板。""大薄板，宁波之积贼。初，裕谦闻其能，出诸狱中，赏以顶带，录为乡勇头目。"㉞这位被奕杀经掉的徐胜，同徐保很相象：外号都叫大薄板（白、薄二字，宁波音相同）；都是宁波的"积贼"；都是由裕谦赏以顶带；都是乡勇头目。因此，这位徐胜可能即黑水党首领徐保，"胜"字很可能是"保"字之误，正象《镇海县志》中将徐保误作徐福一样。徐胜也可能即"徐姓"，周宜亭即称徐保为"徐姓"。

据贝青乔的上述记载，这位使侵略者畏惧的黑水党首领徐保，可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奕经等诬以汉奸罪秘密杀害了。关于此事，还有一条材料可资佐证。周沐润《后海上行》诗说："孤城坐据陀伽湾，乃遣奸谍舆尸还。"并说："定海城陷时，十六日也，英酋遣其地奸民伪送葛、郑二镇尸还，悉侦所备路。裕公弗觉其诈也，厚赏之。"㉟所谓伪送葛、郑二镇尸还的奸民就是指徐保。据此可以断定，后来徐保是被奕经当作英军奸谍而秘密捕杀的。这是令人发指的历史沉冤。根据1842年11月13日谕旨，可能奕经原议徐保等是英军奸谍，拟递解原籍保释。道光不同意说："此等莠民，若滥行保释，失之过纵"，于是就杀掉了。据奕经奏报及道光谕旨，同时被杀的肯定不少。徐保等牺牲的时间大约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11月或12月，即在11月13日的谕旨送到之后的几天内。

---

①求我山人（1860—1940），名庄景仲，字崧甫，浙江奉化人。1908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浙江光复后，任浙江军政府财政司长。1930年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著有《求我山人杂著集》及《杂志续集》等。关于求我山人，浙江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上的拙作《求我山人与〈黑水党抗英纪闻〉》一文介绍较详，可参考。

②《东华录》卷103，乾隆五十一年五月。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39，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④《已亥杂诗》。

⑤戴兆佳：《天台治略》卷6：《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见《中国近代农业

史资料》第一辑81页。

⑥俞樾等纂：《镇海县志·风俗》。

⑦《鲁婀仙上潘相国书》，见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北京图书馆所藏手抄本。鲁一说吴县人，《犀烛留观记》作："肖山鲁娴仙"，今从之。

⑧户部档案抄件，道光三十年四月廿九日大学士奏折。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⑨《筹办夷务始未》卷44，第1660页。

⑩郁东明等口述，白岩搜集整理。

⑪徐珂：《清稗类钞》。

⑫祁嶲藻：《马首农言》。

⑬葛以简、葛以敦：《葛壮节公年谱》道光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又见《葛云飞将军传》手抄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⑭《鸦片战争》第3册第387页。

⑮《鸦片战争》第3册第281—282页。

⑯张喜《探夷说帖》，《鸦片战争》第5册，第339页。

⑰《咄咄吟》。

⑱徐时栋《烟雨楼文集》卷16。

⑲阿英：《鸦片战争文学书录》，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171页。

⑳《扬威将军奏折》，《鸦片战争》第4册，第282页。

㉑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78页。

㉒《扬威将军奏折》，《鸦片战争》第4册，第275页。

㉓《明州系年录》，此书成于丙寅之冬（见蔡鸣鉴：《序》），早于《鄞县志》。《系年录》第一次把黑水党的名号载入史册。《鄞县志》的材料，基本取自《系年录》。

㉔《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89页。

㉕见《扬威将军奏折翁同和跋》。底稿原郑振铎先生藏，今藏北京图书馆。既然奕经"师溃"，则大捷应属黑水党健儿。

㉖吴嵰：《红雪山房文集》，《秋感》。

㉗《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231—233页。

㉘徐时栋：《烟雨楼诗集》卷一《鬼头谣序》。

㉙《道光洋艘征抚记》。

㉚《筹办夷务始末》卷45，1695页。

㉛同上书，卷60，2357页。

㉜同上书，卷61，2386—2387页，卷62，2419页。

㉝同上书，卷62，2421页。

㉞《咄咄吟》卷上。

㉟《柯亭子诗二集》，道光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